

2016年,台北《印刻文学生活志》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王安忆教授在复旦教“创意写作”的文章。他们想要做一期专辑,有名家对谈、有批评家重读,同时还收录王老师在纽约讲学期间新写作的短篇小说《乡关处处》。这本来

是一个寻常的文学工作,也是我的荣幸。那期杂志于2017年4月出版,做得非常漂亮。除了写《课堂内外的王安忆》的文章之外,我还和9位“文学青年”一起重读了王老师的代表作《长恨歌》,写了一篇读书笔记。那9位文艺青年中,有一位是林奕含。

那个4月,也是她生命里最后的一个月。

林奕含给自己的读书笔记命名为“弄堂”,想必对于小说最深刻的印象。她写道:“有时我弄不清《长恨歌》里,于王琦瑶,是男人无情,还是岁月无情。她历经片场、杂志、选美,好像第一次照了镜子,第一次认出自己,便再忘不掉。四十年后再照,看见的竟还是那十六岁少女——自己对自己有一番刻骨铭心的客套:不,你年轻!……每次读到王琦瑶做李主任情妇,她笑说‘看你去几天才回来呀!’我总要哭——也许因为我也如此。后来因为战争开打,不该死的人死了,不可爱的人爱上了,王琦瑶忘记她不再是橱窗后金沙的阳光的框照,旗袍的皱纹也含笑的样子……《长恨歌》第一章竟是没有时间的,上海条条弄堂,生老病死,往复回环不已。流

言熄了会生,鸽子炸散了又收回,闺阁浪语了晚上还要睡觉的……我故乡在台南,台南马路宽大。长宽。大初初搬到台北,住进巷

遇险的少女

张怡微

子。抬头看天空,天空竟是十字架形状。才第一次明白王安忆的弄堂。面对那样的天空,无辜也会认罪:我有罪,我又爱上了人。”

不少人是从社交媒体上读到“林奕含”的名字,她唯一一部作品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在她自杀以后成为了畅销书,小说影射了她幼年遭到性侵害的经历。那个侵犯她的罪犯却逍遥法外,甚至还继续教文学补习班,引发众怒。林奕含以惨烈的“自毁”,诘问她心中神圣的文学与害她的世界之间的关系。我与她读《长恨歌》,读到的是不同的生命感受,这是文学丰富的内涵传递给我们的力量。她那么有才华,那么能共情,那么懂得女性卑微的社会处境与情感处境。她与自己搏斗多年,最终放弃了,这真让人难过。

小说《长恨歌》里,王琦瑶住的公寓叫“爱丽丝公寓”,走进公寓的刹那,王琦瑶就感觉自己“往下掉往下掉”。爱丽丝公寓里有许多镜子,且“洞开一个天地”,好像是童话,又让人心里发毛。我曾读出小说里这段描述的来源,与英国著名童话

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、《爱丽丝镜中奇遇》有关,都是关于女性的历险。对王琦瑶来说,这个“险”就是男性。王琦瑶16岁时

看到四十年后“美人之死”的命运谏语,更让林奕含心生哀痛。她自己也曾在那个年纪遇险,所以能

读出痛楚,是个好读者。没有经历过的人,很难从灵魂深处感同身受污秽、难堪和丑陋,文学的力量也没有带给她世俗人生的救赎。林奕含内心的痛苦,来源于那个伤害她的人,不断以爱的名义欺骗她,以文学的话术诱导她。更糟糕的是,在十几岁遇到那个罪犯、接受那个罪犯“爱的教育”之后,她后来遇到的都是正

常的年轻男孩,他们面对她时那么“正常”地拘谨、慌张、温暖……她是地狱里爬出来的人,恰因为后来的“正常”,将过去地狱里不堪的细节数度照亮,也将她曾经的自我说服映照得更为荒谬和残酷。我们总以为先遇到这个世界最甜美的部分,再遇到苦涩的部分是人生之苦。事实上,有时反过来经历,会更严酷。

三年来,我经常会想起她,想起我们非常浅薄的缘分,想起我们曾经同读一本书,在同一页杂志上讲述自己的体会。我也经常会想,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,才能保护和帮助像林奕含一样的女孩,不要再生发生“面对那样的天空,无辜也会认罪”这样的事,悲剧不要再“往复回环”。3月16日是林奕含的生日,网络上还有许多人喜欢她的人、心疼她的人在想念着她。我也是其中之一。



3月3日,我的复旦大学新学期网课《西游记》如期开讲。其实,对于我这样一个网课盲来说,做网课几乎就是天方夜谭,不承想到做成了!背后是24小时随时提供帮助的老师和学生们。从接到复旦校方上网课的通知,到上线,第一批网课只用了短短一周的时间,第二批也只有两周的时间。

我从用微信发文件都不会起步,到录制教学视频,完成建课、上传到复旦的超星,通过一个又一个关卡,几乎与《西游记》里取经相仿,路迢迢,一道道艰难险阻,一次次险象环生。在随时出状况的网课制作中,历经一次次电脑瘫痪、制作软件罢工、网络挤爆等打击下,头皮发麻、几乎崩溃的我并没有如自己判断的那样,被淘汰出局,变身网课的一枚弃子,而是最后一个连滚带爬冲了过去。

昏天黑地疲于奔命终于把自己所有的课做好了,我的课很多,还是说说《西游记》吧。这门课面向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语言文化专业2016级本科生,因为是周二北京时间早上8点开始,我的留学生们就有时间差,像乌兹别克斯坦的朱丽亚,这个时间正好是当地

政府颁予奖学金赴马德里进修艺术的那一年。赵春翔是杭州艺专毕业的学生,当他就读绘画系时,小他10岁的朱德群和赵无极则同时入学艺专的高中部,并受林风眠、潘天寿等人的指导。在“调和中西艺术”的教育理念下,他们都一步步迈向“创造时代艺术”,后来各自修行,都走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,在艺坛发光发亮。然我起初只知道留法的赵无极和朱德群,并不知道赵春翔是何许人。直到有一天,我无意中得了一张以淡墨在宣纸上画成三只鸟的水墨画,画角右上方签了“春翔 Chao 纽约79”,我查了一下,不得了,竟是曾游学西班牙和法国、

最后侨居长达30年的大画家。同时这张画还有著录,印在1986年出版的《赵春翔画集》第48页,那是赵春翔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开馆邀请展后,自编自费所印的画集,收录的都是他的一时之选,封面题字是他的老师林风眠所题。

或许与赵春翔有缘,后来我又得了几张他的画作,且件件精彩。为了更深入了解赵春翔,日后凡看到他的画册或资料,都尽量搜集。当读到谢恩著的《绝对的艺术世界》,对赵春翔的艺术生涯,对先生死后萧条,更感人生无常。于是在那年的清明节,我起了个清早,买了一束绿色的菊花,坐上捷运去善导寺拜祭先生。自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,我如在台北,都会前去祭拜。

同时我心中一直期待,希望有人能为赵春翔办一个大型回顾展,没想到终于在

留学生的网课

要英

清晨5点。但让我感动的是,他们差不多都来了……

网课,第一要务是下发预习任务,上课时间提交学习所得,以此展开沟通和交流。每个同学的所得与视角是不同的。比如日本女孩大内莉里说:“我之前对《西游记》的了解只有1986年的中国电视剧版,但那个时候比较小,对于孙悟空的出身,只知道是石头里蹦出来的。看了石猴出世这一回,才知道那颗石头是颛臾石,这对孙悟空的为什么有一身本领似乎更加有了说服力。”

另一位日本姑娘汤之口凉香说:“我在日本电视上看过《西游记》,所以知道这是一个中国故事,但阅读完学习资料之后,我知道该故事的背景很复杂。我对神佛系统或者妖魔系统的知识不太清楚,但我要好好了解一下。”

而课堂中最让留学生共鸣的是石猴的形象,韩国女孩严柔斌说:“最新奇的是,这部带有童话色彩的神话小说,把石猴形象写得栩栩如生。”我接过严柔斌的话说:

“我认为,石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,比如,你们为了发展自己,离开熟悉的家园来到中国留学,亲朋好友肯定像小说里的猴群对石猴那样,为你饯行,舍不得你走。每次看到这里,我总是想起我读大学时离开故乡的场景,想到母亲……”

大内莉里接着说:“是的,看到最后那一幕,群猴目送猴王的木筏远去,那里很触动人心。”群里的学生们的集体泪目表情……

韩国女孩林世熹、金恩永表示,这个离开花果山的石猴是孤独的,他从此可能成为一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怪物,“孤独会改变人吧”“孤独可以使人变强”“读了石猴的故事,觉得有自信心做什么事都可以成功。”

除了励志感受外,留学生们对于《西游记》第一回中大量传统中国文化元素也倍加关注,他们发现了盘古开天辟地、三皇五帝、二十四节气、九宫八卦,还有道教色彩,比如玉皇大帝,另外还有来自印度的佛教元素——四大部洲,他们说,吴承恩把佛教元素四大部洲稍加改造,从而成为中国化的小说展开背景,就跟佛教一样,起源于印度,扎根于中国。

网课,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人生体验。

赵春翔先生

叶国威

我刚开始学习收藏的时候,有一册20多开的《蝉缓集》,内有青铜器墨拓、龙沐勋、陈立夫等人的书信外,在最后两页有台湾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全体旅行师生名单,朱德群、林玉山、王壮为的名字后便是赵春翔,没注年月,但同学名单中有刘国松、李芳枝、郭豫伦,从而得知那应是1955年,因他们当时正就读大学四年级。而这也就是赵春翔得到于斌总主教的推荐,获西班牙

政府颁予奖学金赴马德里进修艺术的那一年。

赵春翔是杭州艺专毕业的学生,当他就读绘画系时,小他10岁的朱德群和赵无极则同时入学艺专的高中部,并受林风眠、潘天寿等人的指导。在“调和中西艺术”的教育理念下,他们都一步步迈向“创造时代艺术”,后来各自修行,都走出了个人的艺术风格,在艺坛发光发亮。然我起初只知道留法的赵无极和朱德群,并不知道赵春翔是何许人。直到有一天,我无意中得了一张以淡墨在宣纸上画成三只鸟的水墨画,画角右上方签了“春翔 Chao 纽约79”,我查了一下,不得了,竟是曾游学西班牙和法国、



宜春 (剪纸) 奚小琴 作

最后侨居长达30年的大画家。同时这张画还有著录,印在1986年出版的《赵春翔画集》第48页,那是赵春翔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开馆邀请展后,自编自费所印的画集,收录的都是他的一时之选,封面题字是他的老师林风眠所题。

或许与赵春翔有缘,后来我又得了几张他的画作,且件件精彩。为了更深入了解赵春翔,日后凡看到他的画册或资料,都尽量搜集。当读到谢恩著的《绝对的艺术世界》,对赵春翔的艺术生涯,对先生死后萧条,更感人生无常。于是在那年的清明节,我起了个清早,买了一束绿色的菊花,坐上捷运去善导寺拜祭先生。自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,我如在台北,都会前去祭拜。



赵春翔作品

去年愿望成真,在台中国家现代美术馆举办了“远方的行星——赵春翔艺术回顾”,展出赵春翔一生重要的画作和手稿。这场期待已久的盛宴,我怎么能错过,在展场中的60余件画作,我几乎都曾在画册中看过,如今站立在画作前细认每一方寸笔情,好像旧友重逢。

赵春翔曾说:“把握自我即兴的冲动,任性豪放之下,挥笔狂书,自是超形象的抒情任性展示。艺术不是图解插图致用之事,是超然的纯真,把自己的灵慧思想直注下来吧!就是成功之路。”他对绘画都求纯求真,不先作意识判断,放弃“意在笔先”,任像为象,任形为型,时得天机意趣。

故不论是水墨或是油画,他以泼流散晕,及中国水墨的鱼鸟兰竹太极八卦,和西方的几何方圆菱形光点光晕等种种,表现他“以东方艺术为经,以西方艺术为纬”的主张,呈现出的气韵色彩,更教人目眩神迷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年初六,一早起床,把昨天做烧卖剩下的白糯米饭挖出来,分成几小块,搓圆,压平,一边压一边回想“爷爷做的糍粑,是压得松松的,还是紧实的?”

爷爷做的油煎白糯米糍粑,滋滋冒油地出锅,蘸一点绵白糖,又甜又润,是我从小最爱吃的早餐之一,我想自己复刻,让她们也尝一尝。

油锅热好,糍粑滑进去,围裙兜里的电话响了,我一手拿勺,一手接听,是爸爸:“女儿,爷爷凌晨三点走了。”

心脏像被打了一枪,锅铲一丢,关了火,走进卧室,开始大哭。年初八,送爷爷最后一程。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:一个活了96年的老人,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在一夜之间几乎就被完全抹去,那么,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?

是他做的糍粑,是他独有的宜兴乡音喊我的名字,是每次我回家,晴天他坐在路口一边晒太阳一边等我,阴天他从窗前站起来,用微凉干燥的手,握住我的手说:孙女,你回来啦……

是他拐杖上长年挂着的两只小老鼠玩偶,一只金色,一只由红色花布拼成,每次回家,他都会解下来递到榕手里,榕笑着把玩,他拄着拐杖笑着看榕……

是松回家,他想和松握手,松往后缩,他不

慌不忙从自己的零食罐子里拿出数字饼干递过去,松立刻热情似火,我在旁边笑:姜还是老的辣……

是我怀孕的时候,他拉着我的手说:你有动静了就要早点上医院,我前两天看了报纸,有个孕妇在公交车上发动了……

哦,是这些记忆的片段,让我不舍,因为永远不能再现。所以,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蒋璐

或许人生的意义是和爱的人多创造一些共同回忆,一些让他们念念不忘的回忆。

这个年,因为疫情变得很不寻常,一切日常都不再那么“稀松平常”。

想喝一杯星巴克,外卖App打开五六次,最终还是取消。

阴雨后第一次放晴,带娃出门短笛放风,在大片的空地上骑车儿滑板车。孩子们在口罩里激动得大呼小叫,我的心却惴惴,警惕着每一个不戴口罩从他们身边经过的路人。

朋友说:现在看到一根树枝都觉得眉清目秀。我也是,放风间隙围着臭臭的结香端详,想着:新芽已绽,春天来了,日子该恢复了吧。

想念端着杯奶茶,边走边喝的日子。

想念孩子在前面骑车,我跟在后面气喘吁吁,停下来时说“跑不动啦”,被松爸笑話。

想念一切平淡、无聊、无所谓,或者想逃离的瞬间。

窝在家里,做了很多顿饭,每天早上定闹钟买菜,想尽一切办法变着花样折腾吃的。给娃做了面包、烤了羊排,种种以前因为“没空”而无法实现的想念。

全家一起桌游,看电影,做家务。二年级的松每天清理猫砂盆,还学会了完全独立地煎蛋,每天早上我们坐在桌前等吃就好。

一本接一本本地看书,做了很多笔记。

因疫情焦虑、烦闷的心情一点也没少,但却经常忍不住想,这被“打乱”的假期,或许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。

我们习惯了将快乐向外求,去各地玩,吃更新奇肥美的食物,买新衣服新玩具,力求每一天过得“丰富多彩”,满满当当,效率十足,拒绝无聊与平淡。其实,一家人在一起,剥掉外界的五彩十色,把目光投注在彼此和生活之上,踏踏实实做饭,吃饭,过日子。

这个新春假期的失去与获得,就是以上,更珍惜“寻常”,更懂得要经营好“日常”,再追逐“诗和远方”。

七夕会

养育